

这辈子能和父母相处多久值得反思

一个人的辈子,其实很短暂;一个人的辈子,其实拥有亲情才是最大的幸福;一个人的辈子,能和父母相处多长时间,大家未必真正在意过;一个人的辈子,不在乎自己与父母的感情交流与沟通,不在乎父母的养育之恩和冷暖,不在乎父母的头疼脑热,这些堆积起来的问题,可能没有几个人会承认做得不好。

然而,当自己失去了父母,当自己也成为人父母的时候,当自己的儿女们不孝敬自己的时候,当自己在家孤苦伶仃的时候,当自己身体不舒服,需要有人陪着上医院的时候,可能就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2013年7月1日的《大河报》,有一则新闻标题是《这辈子你还能和父母相处多久》。报道说:15天?30天?还是十几年?用公式计算亲情账,网友直呼“结果太残酷”。洛阳某银行工作人员李忠营说,自己也经常在节假日、周末带着孩子去老人处转转的,“毕竟住得不远,常去看看不是多难的事情,时间挤一挤总是有的”。一部分在洛阳工作的人员认为,“想回去看父母,工作太忙,时间不好协调”。

之所以冒出这样沉重的话题来,是因为新修订的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7月1日正式实施,儿女若不常回家看望老人,将会被认定为违法行为。那么,到底多久回家一次才算“常回家”?如何监管?新法实施引起各界高度关注。新法第18条第2款规定:“(家庭成员)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”,对此条款,支持者认为将“常回家看看”入法既强调了伦理道德的正义性,又为司法实践提供了依据,体现了法的善意。反对者则从可操作性方面提出了不同看法。原本,国家新修订的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是用来依法规范子女孝敬老人的。但我们却没想到竟然有人反对依法规定“常回家看看”。难道,常回家看看有什么不对吗?作为子女,孝敬父母那是责任和义务。

大家都在算账,但亲情账你算过没有?这辈子还能和父母相处多久,你真的清楚吗?在网上曾经有一项名为“算算这辈子还能和父母相处多久?”的调查。调查中写道,如果你和父母分隔两地每年你能回去几次,一次几天?算一算这辈子你还能和父母相处多久?帖子发布之后不少网友纷纷计算起来并跟帖晒出了自己的计算结果。记者看到,与父母相处的时间最长的有十几年,最短的只有十几天。尽管结果各不相同,但网友们都不约而同表示,和父母能够真正相处的时间真是太短了。生命虽然十分珍贵,但却需要人们共同珍惜,相互尊重。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父母给的。至于每个人的一生是否幸福和快乐还要靠自己后天的勤劳与造化,我们不能、更没有理由,把挣钱不多没有时间当作谢绝常回家看看的理由和借口。

有一位网友说:“我在外地上班,每年只有春节能回家一次。我妈今年55岁了,如果上天眷顾我妈能活到85岁,那么,我在地身边的时间不超过600小时,还不到一个月,这个结果真是太残酷了。”然而,只有我们每个人都懂得这样算账,都懂得用时间来衡量和珍惜我们人类共同的有限生命,就能彼此敬畏生命,尊重生命。而绝不会轻视亲情和轻视生命。

一个有良知的人,不能对父母的爱无动于衷;一个有良心的人,不能对父母的情不知道感恩;一个有道德和孝道的人,不会对常回家看看提出质疑;一个有诚心诚意的人,自己离父母再远,也不会放弃与父母的团聚,更不会将父母对子女的大爱无疆置之不理。

《论语·季氏》中曰:“见善如不及,见不善如探汤。”意思是,见到善良的,努力追求,唯恐赶不上;见到邪恶的,尽力避开,就像怕将手伸到开水里似的。古人云:“勿以恶小而为之,勿以善小而不为。”善念修正道,善德需善举。作为子女,应当真心诚意地孝敬父母,感恩于父母。这不仅是责任,更是法定义务。 郭善林

我们缺少“有钱人的文化”

有消息称,现在喝人奶正在深圳富人圈流行。某家政服务点负责人介绍,在利益的驱动下,富人喝人奶在灰色地带越走越远,“如果有必要,还可以对着乳头喝奶”,而只要开得起价格,奶妈很少有异议。深圳公安局相关人士透露,即使成人雇佣奶妈的行为涉嫌色情行为,但侦查难度相对较大。(7月2日《南方都市报》)

富人喝人奶,而且还成了流行,真是编故事都不带这么编的。即使在“黑暗的旧社会”,这种践踏人伦的事,也只在刘文彩身上听过(据说还是真的)。

“富人喝人奶”,有两个刺激点。其一是“喝”。这充分暴露出有些富人,节操碎了一地。其二是“流行”,据称,喝人奶正在深圳富人圈中悄然流行,有钱人把喝人奶当成了是一件很长脸的事。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”,富人以自己病态之举,再一次露出了“长袍下的小”,再一次让人们看到了丑陋,再一次给富人群体形象带来了伤害。

任何一种流行现象的背后,都有可能是一种关系或者是一种文化生态的反应。一个富人喝人奶,那可能只是个人的病态。而当一群富人喝人奶,并且不以为耻、反以为荣时,那一定说明整个富人群体出了问题。解决这个问题,靠法律是不行的,最重要的还是靠富人自己,能不能建立起一种积极向上的文化。

有钱人是一种“有钱人文化”,这也是人们一直说的“富而贵”。在欧美,很多大家族都有一种文化传承。比如在英国,每次一打仗,贵族死得最多,这是因为贵族全参战了。有钱人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,在社会需要时必须挺身而出,这就是一种“有钱人的文化”。如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,卡内基为什么说“在财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”,盖茨为什么把慈善当成天性。中国其实也是这样,“达则兼济天下”,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过去中国乡村存在着“双中心治理”,乡贤在乡村中的作用很大,一旦地方发生了灾难,他们常常站出来捐钱捐物——这就是一种“有钱人文化”。

改革开放以后,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,在我们身边出现了大量的有钱人。可不得不指出的是,我们并没有建立起普遍的“有钱人的文化”。对于众多富人来说,根本没有思考过:富人应该有什么样子,自己应该做些什么。相反,他们买悍马、喝人奶,追求奢侈生活、享受病态消费。也正因为没有形成“有钱人的文化”,导致现在的富人与大众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,直至形成了两个世界。于是乎,仇富、恨富这类让人忧虑的词,也就出现了。

“富人喝人奶”体现出一种文化贫困,最根本的问题,就在于缺少“有钱人的文化”,有些富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丑。随着社会的发展,我们身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有钱人。如同当有钱人,已经成为了有钱人的一堂必修课。如果有钱人不会当有钱人,没有有钱人的气质,没有有钱人的文化,那么有钱人就不会赢得社会的尊重,就不会取得应有的社会地位。 毛建国

把领导带头转变作风贯穿始终

领导带头,是带动广大干部深入转变作风的无声力量,是我们党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方法。把领导带头贯穿教育实践活动的始终,贯穿党的作风建设的始终,党的作风就会有一个深入持续的转变,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有新的稳固和加强。

最近,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,对照检查中央八项规定落实情况,讨论研究深化改进作风举措。这次专门会议是中央政治局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,本身就体现了领导带头。会议安排6个半天时间,完成3项议程,提出了加强中央政治局自身建设、提高中央政治局工作水平的5项要求,为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了一个好局,也作出表率。

“打铁还需自身硬”,正人必先正己。抓改进作风,中央政治局从自身抓起,出台了八项规定。加强作风建设,中央政治局从自身改起,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,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绝对不做。中央政治局带头落实八项规定的实践,在全党全军全国产生了强大示范效应,促进了党风政风转变,带动了社会风气好转,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,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。这表明,中央带头,必能促进全党积极回应;中央以身作则,必推动全党奋发进取。

脱离群众的种种问题,尤其是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、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“四风”问题,都是积弊和顽疾,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。制度建设固然是长远之计、治本之策,领导带头却是治理顽症、破除积弊的重要突破口。“教者,效也,上为之,下效之”,一种风气的形成,往往与领导带头有很大的关系。作风转变是否彻底,取决于领导带头是否坚决。领导带头弘扬优良作风,就会在无形中产生强大的引领力量,带动整个风气向好的方面转化。

坚持领导带头,关键就是一级做给一级看,一级带着一级干。各级领导干部能不能当好表率,就看自我剖析深不深,查摆问题准不准,解决突出问题敢不敢。各级领导干部在作风建设上认识高一层、学习深一步、实践先一着、剖析解决突出问题好一筹,才能为广大党员、干部提供最好的行为示范,推动作风转变的严肃深入。

把领导带头贯穿始终,必须体现到加强自身建设的各个方面、提高工作水平的各个领域。这就要求带头把思想这个“总开关”,深刻剖析产生不良风气的思想根源,坚定理想信念,牢记为民宗旨;带头找准本职工作的全局位置,树立全党一盘棋、全国一盘棋思想,既要有全局观念、世界视野,善于观大势、谋大事,又要着眼大局做好本职工作、具体工作;带头把制度约束作为刚性约束,开展工作严格按照规则和程序办事,绝不允许上有政策、下有对策,绝不允许打擦边球;带头密切联系群众,以人民幸福为念,以实现人民利益为行,保持党群干群的鱼水关系。

实现“两个100年”目标和中国梦,迫切需要亿万人民凝聚起来共同奋斗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改进作风,带头加强自身建设,带头提高工作水平,就一定凝聚亿万人民的磅礴力量,战胜一切艰难险阻,创造不朽功绩。 人文

残缺的西瓜 让微观正能量“抱团”

6月25日11时35分,在郑州市金水路与合作路交叉口西北角人行道上,中牟县姚家乡一辆拉瓜的四轮农用车辆刚停下,不料地面突然塌陷,瓜车侧翻,车上西瓜大部分滚落到路中间摔烂,正逢下班的郑州市民见后,纷纷停车购买爱心瓜,感动得瓜农父子流下了热泪。(6月26日《大河报》)

民间温情之举又现郑州。提到西瓜,让人不免想起2012年夏天,郑州“西瓜哥”常赞为救治重病妻子,沿街叫卖西瓜,他的爱情故事引发了“全城买瓜”的热潮。从“全城买瓜”到“全城吃瓜”,从“气球奶妈”到“草编奶奶”,这些年,在郑州,这样的民间温情之举延绵不断。

这一次,又是民间正能量在闪光。让我们定格下这温情的一幕:瓜农要将摔烂的瓜免费送给市民;市民因瓜车争抢购买爱心瓜,很多人将烂瓜买下,不让浪费;社区工作人员找来铁锹,把烂瓜皮铲到大塑料桶里,并将车上的西瓜转移到空地。

点滴善意最暖心。其实,很多时候,人们更容易被这种蕴藏在普通人之间的点滴善意所打动,被个人创造的“微观正能量”所打动,这也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和国家的希望所在。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力不从心,生活在焦虑中,所求不得容易愤怒,失望落空容易悲伤,前途渺茫容易恐惧。“微观正能量”的“抱团”可以消解这些负面情绪,可以消解物欲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冷漠,可以传递一份积极的心态,让各种不良情绪找到出口,并经过化学反应得到有效的释放。

“正能量”是一种健康乐观、积极向上的动力和情感。当下,中国人为所有积极的、健康的、催人奋进的、给人力量的、充满希望的人和事,贴上“正能量”标签。本是物理学名词的“正能量”,已经上升成为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符号,承载着我们的渴望和期待,与我们的情感深深相系,它鼓舞人们不断追求幸福生活,给人向上的信心和希望。我们愿意看到,这样的温情之举多多益善,俯拾皆是。 宋华

桌椅板凳开会的玄机 是庸政惰政

6月24日下午,记者在西安列席旁听陕西省禁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时发现,电视大屏上滚动切换着陕西各市、县分会场的场景。一些分会场却只有寥寥数人,与会者不是在摆弄手机,就是趴在桌子上打盹。眉县、彬县、平利县几个分会场空无一人,只剩下桌椅板凳在“听会”。(6月26日《新快报》)

桌椅板凳开会,形同砖头瓦块在开会。这份为脸面和场面而开会,为开会而开会。空洞的形式是会议的主题,内容连陪衬都算不上。它还如同机器在空转,耗油、耗电,却连一点的产出都不会有。

凡是会,都有个会风问题。开会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重要形式。既开会,就要言之有物,明了透彻,切中要害,解决问题。没用的会,啥问题都不解决的会,不如不开。因为开之无益,它除了扯皮,讲套话空话假话,除了耽误时间,还浪费稀缺的公共资源。

会不能不开,但要会开会。会开会,才能求得实效,把会开好。会风散漫、慵懒,为形式而开会,就会开成“空城计”式的会。官僚主义害死人,官僚主义也害死会。官僚主义的会,开会就是目的,会开完了,目的就算达到。最常见的形态是:以会议落实会议,用文件落实文件,会开得风生水起,会后贯彻落实却无声无息。这是另一种样式的“空城计”,人都在场,却只是带着耳朵进会场。这样的会,无非就是官僚主义的秀场。

桌椅板凳开会,是对会议正当性、严肃性的严重损害。此类会议,已成形式主义之乱源,于个人于事业发展有害而无一利。有些工作,直接布置也就行了,根本不用着兴师动众再开一个会。整天把心思把精力用在开无用的会上,谁来干事,哪还有更多的工夫干事?桌椅板凳开会的玄机是庸政惰政。庸政惰政误事业害民生毁形象,是一种腐败。

桌椅板凳开会是有特色的恶俗的官场文化,不下大决心惩治消除之,就一定还会出现更加意想不到的开会乱象。伊文



中华环保联合会采取企业、个人两种会员方式。企业会员分会员单位、理事单位、常务理事单位、副主任委员单位、主任委员单位5个级别,根据级别不同,每届分别缴纳1万~30万不等的费用。而在这些企业会员中,很多都是曾被曝光的“污染大户”。对此,一些业内专家表示,中华环保联合会的公益性已不存在。另外,记者从中华环保联合会了解到,该会还具有节能环保行业信用等级评价资格,这样一来,中华环保联合会实际上成为了环保行业的一个商会,而商会的本质是为行业内企业服务,这将难以让民众相信其能够拿企业“开刀”,帮助民众进行环境公益诉讼。 焦海洋

教授腐败是科研行政化之过

据报道,北航一下属学院的办公室主任,通过模仿领导签字的方式,贪污了200多万元的科研经费。作为一名与科研经费并无直接关系的行政人员,居然也能“科研腐败”,可以想见,掌管项目申报审批的部门,有权使用经费的项目负责人以及相关财务人员,想从中渔利就更为容易了。北京高校集中区的海淀检察院从2003年至今已立案侦查科研经费领域职务犯罪17件21人,检察人员认为:“掌握大笔科研经费的教授群体,有可能成为新的腐败高发人群。”

这样的案例,反映了科研经费管理方面存在的巨大漏洞。虽然从程序上看,项目经费从一开始申报就需做出预算,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上级部门也会派专家组进行中期审核,了解项目资金使用情况、课题进度等,最后项目的结题也要审查经费使用情况,但由于实行的是一个封闭的内部管理机制,缺乏公开的监督形式,经费下拨到位后,日常支出完全由项目组自行管理、自行支配,财务部门也很难起到监控的作用,围绕科研经费甚至形成了一条隐秘的腐败生态链,在这一链条上,有行政领导、教授、财务会计、科研仪器采购人员等。

加强对科研经费使用的监管当然很有必要,但一方面,科研活动不同于一般的行政工作,它具有很强的专业性,非专业人员不易监督,项目负责人也需要具备经费支配权才能更好地完成项目,另一方面,科学研究并不只是单纯的学术活动,它也需要与人打交道,甚至需要开展一些相应的社会活动,社会上的不良风气有时确实需要科研活动为其埋单。单纯

强调完善监管机制恐怕并不能解决问题。

如果更进一步分析,科研经费腐败的问题恐怕不止于经费的使用。从上游看,项目申报和经费分配机制就有问题。我国目前的科研机构和企业,在学科建设、学术成就等方面似乎都特别重视“科研项目”的申报,但与此相应的,是一套封闭的行政化的权力运行体系,这决定了项目及经费的分配机制也是行政化的。

项目的确立,往往本身就不具备学术价值,受很多非学术因素的影响,比如意识形态功利性、地方领导的政绩观,甚至为了迎合某项政策而钻空子立名目以捞钱。这样的科研项目,本身就是极大的资源浪费,其在行政化的分配机制主导下,参与的各类机构和人员无非都抱着分一杯羹的心态,欲使这样的科研不腐败,岂可得乎?

这归根结底就是学术评价标准失衡的问题了。行政化的项目立项和经费分配机制,不遵从科学规律,它“预计可能取得的科研成就”本来就很难以严谨的学术标准来衡量,这就使学术生态恶化,这样的研究也自然会催生出各种学术腐败,这远比科研经费使用上的腐败更为严重。

因此,遏制科研经费上的腐败甚至学术腐败,应该让学术回归学术,让科学研究去行政化,建立一套完善的学术评价机制,真正做出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来,使研究者不但享有荣誉,也真正依靠知识和才能理直气壮地成为富豪,这样,谁还会从项目经费中贪那样的小便宜,来影响自己可能取得的成就? 刘国强

为什么会缺少寻求精良文化产品的冲动

同济大学郭强教授团队承担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“现阶段我国社会公众精神文化生活状况”,近日对外发布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:通过对全国性样本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,测算出2012-2013年度社会公众精神文化生活指数为0.389。这意味着超过六成的社会公众精神文化生活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。(6月26日人民网)

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:“人是万物的尺度,存在时万物存在,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。”人类的生活,除却信仰的生活外,最重要的还是自身的精神文化生活。“据于礼,成于乐,依于仁,游于

艺”,概括了文明生活的要义。一个族群离不开精神文化生活,离不开审美这一对人身本质力量的肯定。如果一个族群离开了这些,文明就会由进步而变为后退,且生存的能力也会衰退。在“最为期待的精神文化产品相关的内容”调查中,“找到合适的文化场所或健身娱乐设施”位列榜首,成为当前社会公众最为期待的公共文化需求。可以说,这是公众精神文化生活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的注脚,说明一些人没有寻找更为精良的文化产品的愿望。这是一个关注身体状况大于精神需求的年代,是一个娱乐至上的年代。

“小时代”开启了什么样的民智?

10年以前,郭敬明的《幻城》风靡时,我以为那不过是一部普通的玄幻小说;几年前,郭敬明的《小时代1.0》面世时,我感觉我这个20世纪70年代末尾的人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潮流,因为我压根儿看不懂这孩子写的是什么;今天,当郭导演的《小时代》在影院上映时,我之前的电影思想和生活理念已经被彻底颠覆。

电影,虽然是消费品、娱乐品、休闲品,但多少也应该给有灵魂、有意识、有思想的大脑一点触及,引导甚至启蒙。郭敬明的老前辈,当年中国鸳鸯蝴蝶派的周瘦鹃在《影戏话》中曾经说:“盖开通民智,不仅在小说,而影戏实一主要锁钥也。”“开通民智”,估计很多人已经忘记了电影的这个作用和目的。

当然,有些电影是谈不上有思想的,像《富春山居图》,实在是感觉不出它在说什么;像《不二神探》,完全就是个“东北乱炖”而已。在思想这个问题上,《小时代》要比前两者“智商”高很多,不是一点半点。但是,《小时代》开启的“民智”颇让人困惑。

我们绝大多数少年人可能永远过不上《小时代》中奢华的生活,所以看到那些火星人的生活以后目瞪口呆并不奇怪。看完《小时代》,新鲜观念会让我们这些“过时”的人自惭形秽。戏里的顾里说:“没有物质的爱情就像一盘散沙,都不风吹,走两步就都散了。”这,与我们传统的感情观念“大相径庭”。《小时代》的物质生活态度,强势得让人恐怖,让人仰望。它强势得让人对它不敢有什么过分的亵渎,就如同保安说的那句话:“你以为你是杨幂啊!”因为你不是杨幂,所以你没有名气。

《小时代》的戏里有两句话:“崇光问,‘说点什么?’顾里说,‘不知道’;崇光说,‘我恨你’,顾里说,‘不客气’。”我们这些赶不上潮流的人,被开通了一种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“民智”,那就是:“物质,还是物质。”这究竟是我们落伍了,还是郭敬明太超前了? 姜伯静

整体它还会有追求理想境界的动力和执着。与耽于娱乐、耽于趣味活动的低智商社会相反,一个高智商社会应该是“拥有思维独立、成熟的规模化个体群,人们公共意识强烈、有创新的想法、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大于对信息的需要”。建设高智商社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于个人而言,需要有一步步向上的人生,有巨大的精神韧性与耐力。于一个族群而言,需要找到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,需要踏上寻求更高层次文明的阶梯。也就是说,既期待每个人自身的改变,也寄希望于整个社会的改变。 今语